



李 準:

瓜棚风月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贾平凹:

天 狗



韩静霆:

凯旋在子夜



王安忆:

小鲍庄



莫 言:

透明的红萝卜



郑 义:

老 井

中篇小说选



[247.5]
III

64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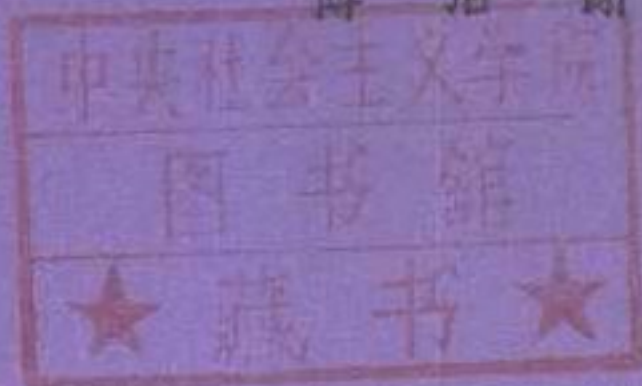
第 1 辑



1985

中 篇 小 说 选

阎 纲 肖德生 编选
傅 活 谢明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 海 虹
封面设计：张 守 义

一九八五年中篇小说选(第一辑)
1985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6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frac{5}{8}$ 插页 2
198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900

书号 10019·4034 定价 4.35 元

小 序

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内容开拓，还是形式探索，都堪称空前的活跃。中篇小说尤其充满生机，异军迭起，令人瞩目。这一年，是我国六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城乡改革在全面铺开，发展迅速。在日新月异的变革生活的推动下，作家们对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进行比过去更深、更多层次的思考，在艺术上勇于创新 and 探索。可以说，题材的广泛，立意的新颖，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多样，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发挥，是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它预示着我国中篇小说创作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不拘一格、百花竞放的阶段。

一九八五年中篇小说数量之繁多，色彩之缤纷，也是前所没有的。其中虽然有些作品的艺术实践还有待深入的探索 and 历史的鉴定，但更多数量的作品，以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厚重和艺术表现的生动精巧而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我们相信，明年的中篇小说将沿着今年创作的好势头发展，将会有更多切近现实生活、表现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形象、表达人民群众心声、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问世。

作品的繁多和色彩的缤纷，给年选工作提供了选择的余地，也增加了编选的难度。要不负众望，选得准，选得精，实非易事。去年，我们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重托，怀着不安的心情，

编选了《一九八四年中篇小说选》。选集出版后，读者欢迎，堪可自慰。今年我们又受托编选《一九八五年中篇小说选》。我们仍将遵循出版社确定的原则，即在编选中，力求入选作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力求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风格手法有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酌量收入。所选每篇作品字数约以三万至十万为度。年选的辑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每辑目录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今年的中篇选本仍然编成两辑，共收入十五篇作品。我们认为，这些作品大体可以展示本年度中篇小说创作的概貌。

尽管我们是严肃认真地编选，仍难免没有错漏。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DP64/25

目 录

瓜棚风月	李 準 (1)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62)
天狗	贾平凹 (128)
凯旋在子夜	韩静霆 (182)
小鲍庄	王安忆 (349)
透明的红萝卜	莫 言 (445)
老井	郑 义 (498)

瓜棚风月

李 準

一

一九八三年农历正月十二这一天，正是汝阴县灵岩寺庙会。辛庄有个叫辛老乖的青年也来赶会来了。这灵岩寺虽然不是名山古刹，在旧社会香火却极为繁盛。因为这里敬的是观世音菩萨。这里的观世音菩萨塑像有个特点，是个男像。身体五短三粗，平眉大眼，还留着两撇向上翘卷的小胡子。他不象南方很多寺庙的观音像，柔眉细目，慈祥和蔼，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象个清秀善良的小媳妇。大约正因为有这个特点，来烧香上供的老太太特别多。这可能有两种心理原因：一是异性相吸引。老太太们看着这个强壮大汉，好象向他求一个孙孙，他一定会很慷慨。二是形象感应心理，这个观世音菩萨膀宽腰圆，看去好象能扛动二百斤重的小麦口袋，老太太们也盼望有这样一个孙子，能给自己种地、打场、扛口袋。

辛老乖的相貌也确有几分象这个男观音菩萨，不过他来赶庙会，不是来烧香上供，是来和他新说的对象，竹园村的姑娘秦巧玉见面。这门亲事是辛老乖他大姨介绍的。他大姨叫王更女，六十多岁了，和巧玉都是竹园村的人。她头天夜晚就来到灵岩寺烧香念经来了，约定辛老乖第二天上午到大殿里找她。

大殿里烟雾缭绕，烛火明灭，几百个老太太平排跪了一地，

正在烧香祷告。现在烧的香都是蚊香，有一股浓烈的“敌敌畏”味，把个敲磬的老和尚呛得直打喷嚏。

老乖在人群里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王更女。只见老太太面前放了个“午餐肉”罐头盒，盒子里装满了沙子，沙子上插着三支蚊香。老太太正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合着掌祷告得使劲，辛老乖不好打搅，只好在她身边蹲了下来。

老乖平素不大注意老婆们烧香祷告的事儿，这次他好奇地想听听到底她们说些什么。他听见他大姨在小声说着：“菩萨保佑，给俺明新家送个男孩子，如今‘计划生育’老厉害啊，上边只叫生一胎，你可千万别送女孩！要不你给俺送个双胞胎！要一男一女。……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只要你老人家灵验，我明年给你送一盘响器，放一挂大鞭！做十碗油果，外加一壶酒三瓶汽水！……”

老太太一个劲儿地许着愿，老乖等得有点急了。他小声说：“姨，人家竹园的闺女来了吧！”

“等会儿！”老太太说罢，又挤着眼小声祷告说，“菩萨保佑，叫俺这个外甥老乖的这门亲事成了吧！他已经二十五六了，不敢再耽误了。……”

老乖听着他大姨在为他祷告，脸上热乎乎的。祷告已罢，老太太恭恭敬敬地又叩了三个头，才睁开眼说：“走吧，咱到门口。”

他大姨妈一路走，一路问着他：

“你带了多少见面礼，钱？”

“俺爹给了我二十块。”

“哟，少了点。”王更女说，“如今人家的见面礼，有给一百块钱的。”

“就这还是卖了二百斤玉米。”

王更女说：“我说你们辛庄的人哪，都太笨了，连个副业也不会干。就会死啃那几亩土。象俺村，男女老少都会干木匠活。三天做一个大立柜，就卖一百多块，如今连那些大闺女们都拉锯推刨子！”

老乖说：“俺村的干部就不往那上边领。‘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咱群众有什么办法！”他说着看了看手上借人家的手表，叹了口气。

老乖今天来相亲，不光手表是借的，连脚上穿的皮鞋和头上戴的四块瓦绒帽也是借人家的。老乖的头大，帽子有点小，他大姨妈说：

“别戴这个帽子了，象顶个碗一样。”说着从老乖头上拿下来帽子，又替他整理着头发说，“见了面，学得大方一点。该说的说，该问的问。如今这些闺女们都可开通了，不喜欢那些窝窝囊囊象个软面叶的人。这闺女在俺村是开电锯的，也可会说了。反正你也不用怕……唉，就是钱拿得少一点，菩萨保佑吧。”

双方约定在寺院东边大白果树下见面，秦巧玉和她嫂子已经在树下等着了。王更女过来和巧玉打了个招呼，领着她嫂子去为老和尚念经了，把两个年轻人留在白果树下边。姑娘倒满大方，她先笑吟吟地问：“您们家都有谁？”

老乖瞥了她一眼说：“俺爹，妈，还有三个妹妹。”姑娘长得满俊俏，高条个儿流水肩，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两片薄薄的嘴唇，就是脸宽了一点，用一条红纱巾遮着双颊，象唱戏的贴了鬓一样，也看不大出来。

“你大妹妹不是出嫁了吗！赵寨的，是我一个表姑家侄媳妇。”姑娘说。

“嗯。……去年才……”老乖一下脸红了，巧玉的话本来是想

拉近乎，没料到却触动了老乖的自尊心。因为他妹子出嫁时，有人就开玩笑说：“大麦没有熟，小麦先熟了！”为这个事儿，老乖还真生了几天气，可是他也说不出口，他妹妹已经把婚期推迟两年了。

“听说你们辛庄都是水浇地？”姑娘又问。

“嗯……”老乖还在想着“大麦没熟，小麦先熟”的事儿，这对他说来是个不光荣的印记，他开始心慌意乱了。

“你们村种青菜一定很多吧？”姑娘看他低着头，红着脸，一只手扶着银杏树，一只脚不住地在踢地上的小石头，觉得有些好笑。

“球！”老乖忽然不自觉地冒出一句粗话，“种过一年黄瓜都哑巴了！没有结，以后再没种。”

姑娘格格格地笑起来，老乖脸更红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刚才说了那个不大文明的字眼，这多丢人！他觉得今天这个恋爱谈不好了，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说：

“给，这是俺大姨叫我给你二十块钱！”说罢往姑娘手里一塞，扭头就走。

巧玉姑娘吓了一跳，她“哎！哎！……”喊了两声，老乖已经走了五六步远。她又叫着：“辛庄的，你站住！……”老乖走得更快了，一直到巧玉跑着赶上了他，把钱往地下一摔，生气地说，“你这人，真少见！……”后边还说了两句什么话，老乖没有听清，当他从地下拾起来二十块钱时，他觉得天旋地转。……

他大姨妈过来了，关心地问着：“老乖！你们两个刚说了几句话可说顶了？都说了点什么？”

老乖叹了口气说：“大姨，算了吧！你也为我操够心了。前天我说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吧，我爹人家舍不得。咳！还不是见

面礼钱少，算了！”

王更女看他那可怜样子，安慰他说：“不成算了，以后再找。‘拿着猪头可找不到庙门了’！二十块钱嫌少！谁家的钱就那么居便？她也二十三四了！我看她能再等几年！”

老乖说：“大姨，咱不怨人家！我回去了。”说罢，他接过来自己的帽子……

二

灵岩寺西边街上有一家小饭铺，除了卖面条、包子以外，还摆了个卤菜柜子和一坛白酒。老乖从饭铺门口经过时，忽然一股浓香的酒味扑向他的鼻子。大约是心情不大愉快的缘故，老乖觉得这股酒味，简直使他神魂飘荡。他信步走进了饭铺，打了二两白酒，坐在桌子旁干喝起来。他先呷了一口，一股芬芳香味，直沁心肺，接着端住杯子，咕咚、咕咚两口把二两酒喝完了。就在这时，桌子对面响起了一个声音：

“小伙子，你还能喝啊！”

老乖这时才注意到他对面坐的这个人，他有四十七八岁年纪，黧黑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充满机智的眼睛，鼻子两旁有八颗碎麻痣，嘴里边长着一口雪白结实的牙齿，好象能把铁钉咬断。他穿了一件灰色布短棉大衣，脚上穿了一双磨得发光的翻毛皮鞋，身旁放着一个褪了色的大帆布旅行包，看来是个经常在外行走的人。

“哪里的？”老乖笑着怯生生地问。

“河阴县的，我是个瓜匠。”那人爽快地回答，说着把自己面前一大碗白酒倒了半杯给老乖说，“再喝点儿！”并随手在筷子筒

里抽了一双筷子给老乖，把一个大冷盘推在桌子中间。

老乖不大好意思地说：“我……我不大会喝酒。”那人却大方地说：“喝嘛，这宝丰大麴酒不上头。就点菜，慢慢喝。”说着给他夹了两大块猪头肉。

两个人喝着酒攀谈起来。

老乖问着：“你是农场的？”

那人说：“我不是。我是个老百姓，是专门给人家承包种西瓜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个辛庄公社，那里土质很好，还都能浇？”

老乖说：“我家就是辛庄的，我们那个村全是水浇地。去年小麦亩产平均八百斤。”

那人笑着说：“这倒巧，你们村很富裕吧！”

老乖说：“咳！粮食倒是打得不少，不过现在粮食不值钱！自由市场上小麦两毛一斤，玉米只卖一毛一斤，群众都没有钱花。我们这些产粮队都落后了，不会搞副业，就会啃个土！”

那人兴趣来了，他笑着说：“土是刮金板，土里边也有钱哪！只看你会种不会种。”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子证件和介绍信说，“老弟，看起来咱们有缘分，我姓丁，叫丁云鹤。原来是铁路局的职工，现在退職在老家。”他拿起工作证和医疗证说，“这是我的证件，还有这是我们大队开的介绍信，你看看。”

老乖向来还没有这样被人尊重过，他谦逊地说：“我不看，我不看，你收起来吧。”

那个丁云鹤说：“我是个包种西瓜的，专门治穷队的病，我种一种西瓜，四个月成熟，一亩地能收入八百元。一亩瓜能顶得上你们种十亩玉米的收入。”他说着又从旅行包里掏出几张油印合同说，“这是我印的合同。瓜由你们种，我做技术指导，瓜种子由我拿。将来收入，你们得百分之八十，我要百分之二十，要是将来

一亩瓜收入不到五百元，我一个钱不要！另外，再倒贴你们一百元赔偿费，等于你们种一亩玉米的收入。不知道你们村有人愿意种没有？”

老乖一听说一亩瓜能收入八百元，而且还说得这么硬气，高兴得脸都发红了，他说：“怎么没有人种！我就愿意种，别说一亩地弄八百元，三百元也行。你就住到俺家吧，教我种。”

丁云鹤笑了，他说：“光你一家不行，起码得有三二十家，能种一百亩以上。要不，我不值得搭四五个月时间。”

老乖说：“没问题。我堂兄叫辛老灵，他干着生产队长哩！叫他一串连就行。俺村一口人合一亩多地哩！谁家也能种几亩瓜。”他又问道，“你现在能不能跟我到俺村去一趟，和俺哥见见面？”

丁云鹤说：“我正是要去。早听说这白河川一带土地好，就是人生地疏没个人介绍，今天遇到你老弟，这太好了。”

老乖说：“咱们现在走吧！”

丁云鹤说：“不，咱们吃碗面，已经晌午了，吃饱了好上路。”

走到路上，两个人拉起来。丁云鹤问老乖来赶会干什么，老乖把和巧玉相亲见面的事儿，老老实实在向他说了说。丁云鹤说：“老乖啊！你这媳妇包在我身上了。只要你今年能种三亩西瓜，我保你收入两千五百元。”

老乖笑嘻嘻地说：“两千块也行，就是一千块也行！”他又对丁云鹤说，“老丁，你那合同上别订那个你再赔一百块钱了，老天爷要是不下雨，能怨你？”

丁云鹤笑了，他说：“老乖，你放心，我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揽这瓷器活儿。合同订上这一条，对我也是个约束，我得和你们一道拼命干。我不能光抱不哭的孩子，孩子哭了，就放下拍拍屁股走了，那不行。咱们得说话算话。铁板上钉钉。”

老乖听了，对这个奇异的种瓜人更加佩服了，他生怕他到村子里打不开局面，又说：

“老丁，俺那里农民都爱吸烟，你买两盒烟带上吧！”

“带的有。‘芒果’带过滤嘴。”老丁说着从旅行包里拿出两条“芒果”牌烟让他看。

三

辛老乖的堂哥叫辛老灵，他是辛庄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这人长得圆头大耳，长眉小眼，看去有点笨拙迷糊，脑子却特别好使。

当丁云鹤把来意说明之后，他已经感觉到这个人不是江湖骗子，而是确实有点本领。他眯着小眼笑着问：

“你种的什么西瓜，一亩地能收入七八千斤？”

丁云鹤说：“我种的这种西瓜叫‘蜜罐一号’。是台湾的‘台黑’和咱们开封的‘四倍体二号’杂交二代。这瓜的种子是我自家制的。一亩地八百棵，一棵上只结一个瓜，一棵上留一根藤，一根藤上留四十四片叶子，长出来的瓜十斤左右。一亩地八百个瓜就是七八千斤。”

“这瓜甜不甜？”

“含糖量是百分之十二点五。要按世界目前西瓜的含糖量来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种‘KZ’西瓜，含糖量百分之十二点七，比我这西瓜稍高一点。不过它的瓜皮厚。他们是为了外运。咱们是内销，皮薄一点问题不大。”

辛老灵听他背着这一套西瓜经，象布袋里倒核桃一样，哗哗啦啦如数家珍，再加上什么美国的、日本的各种西瓜说了一大套，心里盘算着，这可是个“财神”来到了，千万不能放过。他去

到厨房对老婆秀娥说：“烧一碗荷包蛋茶，打五个鸡蛋，多放白糖！”

秀娥问着：“是个什么人啊，就这么厚待？象来了县委书记一样。”

老灵说：“你少问，今年咱这三间瓦房能不能盖起，就全指望这个人了。”

“不是个种西瓜的嘛，没听说种两个瓜蛋子能发财！”

老灵说：“你别看轻这瓜蛋子，去年六月二十六号我到洛阳买化肥，品种西瓜卖两毛一斤。一亩地八千斤西瓜就是一千六百元！一斤西瓜换四块砖，种二亩瓜一所青砖到顶的大瓦房就起来了！喂，别心疼你这五个鸡蛋。”

一大碗荷包蛋茶端上以后，丁云鹤确实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他扑甩着手说着：

“哟！哟！哟！这……这太客气了！”

辛老灵当面又加了一大勺说：“喝吧，我们这儿鸡蛋有的是。”

丁云鹤看着碗里的鸡蛋说：“我也吃不了五个啊！”他又对面前站的老乖说，“老乖，你去再拿个碗，拨给你两个。”

老乖也学着老灵的大方派头说：“吃吧！我们一顿能吃十几个哩！”

丁云鹤说：“咦！那可是太多了，一个人一天需用不了这么多蛋白质。”

喝着鸡蛋茶，老灵又问：

“老丁啊！你说这种西瓜，什么时候能熟？”

丁云鹤忙放下筷子说：“阳历六月二十六号。全生长期一百二十五天，总共四个月左右，在全国来说，我这是早熟西瓜，能卖

上好价钱。……”

“你吃，你吃！”老灵说着心里盘算着，“真巧，也是六月二十六号！去年六月二十六号西瓜卖两毛一斤！看起来今年也能到洛阳市闯闯了。”

喝完荷包蛋茶，丁云鹤说：“辛队长，是否你今晚上开个会，征求一下社员们的意见，看有几家愿意种？要是家数多了，能种一百亩左右，我值得搭上这个功夫。要是家数太少，我到别村看看。”

辛老灵说：“哪里话。既然来还能叫你走！我已经替你计算了，我们队二十八家，有二十来户能种，起码可以种六七十亩。我再到别的队看看。不过这个事，我得到大队禀报一下。现在虽说是‘包产到户’了，土地由自己安排种植，可是大队还是整天吆喝着要按公社的计划种植。反正我得去说一下，你清楚吧！”

“我清楚。”丁云鹤理解地说，“是不是咱们两个一块去见见你们大队支书？”

老灵说：“不用了。我先去一趟，你不知道我们这个老支书，一般的钥匙，还开不开他这把锁呢！”

丁云鹤郑重地说：“要是这样，有个事儿望您和大队说清楚。”他说着又掏出了那一叠证件和介绍信说，“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离职证明，我是一九五七年错划的右派，前年已经彻底平反。这是我的平反证明。我在农场劳动过六七年。我这套种瓜技术，就是在农场学会的。咱们丑话说到前边，你到大队和支部书记也讲清楚。”

辛老灵说着：“这没啥。俺们村有两个教师也划过右派，现在都平反了。”他嘴里这么说，眼睛却把那张“平反通知书”看完了。他又笑着说：“老丁啊！咱们农村不论这个左右，主要是看

你这个人咋样！你就是左得头上长出角，老百姓也不会给你送双袜子当帽子戴。右派！哈哈，这没什么！……”

“辛队长，我是错划的右派。”丁云鹤每逢到这种时候，总要咬住“错划”这两个字。

辛老灵说：“就是，就是，上边写的有‘错划’。”

丁云鹤又说：“辛队长，我再给你说清楚一点，我当时被划成右派，就是因为一句话，我说，‘读《毛泽东选集》和读《红楼梦》一样吸引人！’就因为这句话！……”丁云鹤心上好象有一块不能碰的疮疤，一说到这个事眼圈就红了。

辛老灵眼睛虽小，看问题却相当清楚。他哈哈一笑说：“老丁，这没有什么。我们农民也经常看小说，我就看过‘三国’。再说，你是个种瓜的。你出技术我们种地。又不是和我们辛庄结儿女亲家！”他说着把丁云鹤的旅行包一把拿过来，向老乖挤了挤眼说，“领丁大叔到堂屋里休息，晚上就住在上房。”他又小声交代说，“招待好一点，别让人家走了。把我那条狗皮褥子给他铺上。”

老乖会意地点点头。

四

辛庄的大队支部书记叫张米贵，今年五十多岁了。就辛庄全公社的大队支书来说，他算个老干部了。他二十来岁就当大队干部，从解散食堂以后当大队支书，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唱戏的有“戏包人，人包戏”，当干部也有“戏包人，人包戏”。张米贵能够当这么多年大队干部，一方面是因为他为人老实本分，再一个原因就是辛庄从九皋山水库修成以后，全部变成水浇地，小麦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大队办公室里的奖状也一年比一年多。广